**琴痴**

**高一（5）何乐为**

痴于你身姿的曼妙，痴于你声线的动人，痴于你带给我的酸甜苦辣......

记得无数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我驻足在那扇大大的橱窗前，着厚厚的一层玻璃，凝视角落里那个优雅的身影。在我小小的心里，那是抹圣洁的酒红色。可惜，它不属于我。橱窗旁的音响总是开着，时而激昂、时而轻柔的乐声将我包裹其中，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舒张开来，贪婪地吸允着这天籁般的音符。

我要学拉小提琴——这个念头一冒出，便深深地扎根在心底，然后开始疯狂地冒芽、抽枝。

买了大摞的碟片、乐理书籍回家，在流水的琴声中狂补着自己那点可怜的乐理知识。有时候，幻想着自己也能奏出那华美的乐章，用橱窗里那把酒红的精灵。

终于，我用一张足够优异的成绩单和自己的痴迷向父母换来了一个机会。

那是午后，天蓝的无比纯粹，干净的没有一丝云，只有千丝万缕的蓝张狂地渲染在头顶。我捏着厚厚的钱夹，迈进了我曾驻足数次的橱窗门。交完学费和琴费，我来到那个精灵栖息已久的角落。这抹酒红，竟真的属于我了！

抱着沉甸甸的琴盒，心情轻盈地如同气泡，脚下生风地回了家。

到家后迫不及待地打开琴盒。酒红色的精灵，阳光流转跳跃在琴身上，木制的表面泛着盈盈的光。伸手，轻抚过琴头、琴身、琴颈、琴弦，指尖在弦上轻轻一弹，便闻得清脆的一响，细小的尘埃翻滚着涌动着。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暴涨，然后倾泻而出。我开始学琴了！

第二天上了第一堂课。鉴于我有一定的乐理基础，老师允许我开始直接拉音。黑亮的指板上被老师用白色的笔画上细线，是掌握不好把位的初学者按弦的位置。在老师的帮助下，架琴、握琴、握弓......当第一声略带颤音的“do”在弓与弦的摩擦下缓缓流出，心底的潮水再次奔涌而出。

下课前老师叮嘱“不要自己乱拉，按我说的只拉最基础的音阶，要有耐心，循序渐进，拉小提琴可别指望一日千里。”

回家后按老师说的，苦练了一周的音阶，做到了不碰弦。第二周、第三周......与小提琴相伴的日子在基本练习里一天天溜走。

几个月后，我开始躁动。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一直在练习基础。虽然能拉一些短小的曲子，却简单得让自己都“不屑一顾”。那我要什么时候才能拉出一首像样的曲子呢？更别提碟子里那些华美的乐章了。耐着性子又练了一段时间，却没有了刚开始那么上心，隔两天才练一练。出差的爸爸回家了，让我拉琴给他听。

我兴奋地调音、给弓上松膏、摆好姿势，叫上妈妈和弟弟一起来听。

第一小段还可以，第二小段也快拉完了。突然——“吱——”冒出一个奇怪的音，明显高了几度，还掺着杂音，锯木头般刺耳难听。急忙停下，重新开始，没拉一会儿，又出现了相同的状况。再来，依旧......我愤愤的丢下琴，把谱子一扔，一个人躲进房间生闷气。

过了一会儿，爸爸跟了进来，也不说什么，放了一段视频给我看。屏幕上，上大学的姐姐正在校庆晚会上演奏小提琴，琴声悠扬悦耳，姿态优美自然。这正是我幻想过无数次的场景。心底又溢出一股热，如同浮游的水蒸气蔓上双眼。画面转换，是表演完后的姐姐，浅笑盈盈，抱着她棕色的精灵：“妹妹听说你也学小提琴了，姐姐很开心哦。不过拉好琴不容易啊，你姐姐我可是坚持了六七年呢。既然你喜欢，又选择了学，那就别放弃，拿出你的痴劲来。加油，等着和你同台表演！”

痴？是啊，我是因为痴才把这精灵带回家的。难道这痴，只是短暂的几个月吗？心疼地拾起琴，这是我的痴，我对小提琴的痴，我对自己梦想的痴，它应该让我走得更远。

高一（5）班 何乐为